

藏文标题

幸生才著

雪浪居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7.5

I247.5
869

BK55/26

3

含 泪 的 云

——大头人逸事

李 生 才 著

封面设计 柳忠平

插图 左良

封面题字 朱乃正

责任编辑 刘文琦

含 泪 的 云

李生才 著
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)

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: 6.125 插页: 4 字数: 126,000

1982年11月第1版 1982年11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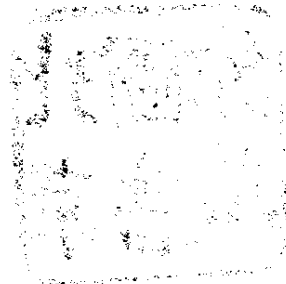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: 1—16,000

统一书号: 10097·399

定价: 0.47元

内 容 提 要

作品以大头人贡布达杰的彻底平反为引线，通过贡布达杰一家的悲欢离合，描写了藏族人民的生活、命运、劫难和幸福，勾勒出龙木切草原走向光明的艰难历程，塑造了一个正直、善良、拥护共产党、拥护民主改革的上层头人的形象。小说情节曲折，形象生动，时时给人以悬念。尤其字里行间所溢出的人情味，犹如草原上的几蓬野花，淡而清雅；恰似旷原上的一点灯火，亮而诱人。读来真切感人，处处散发着草原的芳香。



熬受了二十年的冤狱之苦，当年龙木切草原的大头人贡布达杰，获释归来了！

这是一个阴暗潮湿的夜晚。从省垣直达果洛藏族自治州首府的班车，在一片蒙蒙细雨中，徐徐驶进车站。车站院落很大，显得有点空旷。院子的四周围着土墙，就象农家的四合院一样。随着轿车进站，院子里顿时热闹起来。明亮的电灯下，大型轿车停在一片砂石地坪上。亲人们的目光，在车窗外闪烁，逗留；自行车、架子车、吉普车静候在轿车周围，等待着即将下车的亲人。半个小时后，旅客先后离站，偌大的院落冷清了。年逾六旬的贡布达杰，仍保持着藏家人的特有习惯，肩膀搭着食物褡裢，手提个小小的行李卷，在雨雾中徘徊。那焦灼的神情，分明是在等待来接他的人。大院里已不见行人走动，贡布达杰摸摸淋湿的衣服，轻轻叹口气，捱到一家屋檐下。贡布达杰晕车。漫长而坎坷的三天旅程，他几乎水米不曾沾牙。此刻，他感到肚里有些饥饿。老人舔舔干裂的嘴唇，安安稳稳地坐在行李卷上，摘下肩膀上的褡裢，从褡裢里摸出酥油盒，拿出小龙碗，拌起一拌酥油糌粑。

雨下大了！一串水珠从屋檐上落下，被路灯照得晶莹透亮。它开始时断时续，后来连成一线，汇成小手指一般粗细的水柱，哗哗倾泻着。贡布达杰吞咽着拌好的糌粑，想到自己的身世和遭遇，眼下又落到如此寒怆的地步，不禁潸然泪下。

一个人一生中的所作所为，不可能让世人全部理解。早已逝去的那些动荡而令人惶惑的岁月，给老人心头留下了多少难以磨灭的记忆！塔惹桑一伙恨他，女儿背弃他，阿什吉哇敲诈他，忠心的陆采尔夫妇又远离他。这一切，他都经受了！而最寒心、最无法忍受的，莫过于太阳也蒙上黑纱，失去它本来的温暖与光明。二十年啊！一颗正直、善良的心被揉碎了！

牛羊、财富以及荣誉、信仰、追求，还有朋友、妻儿……贡布达杰丢弃了一切，唯独留下一封浸透汗渍与泪斑的信。那是当年女儿跟他划清界线的信，那是扎在老人心头的一把刀。不过，他还是怀疑它。难道这是真的吗？不！决不会是真的。一切，仿佛做了一场恶梦似的。别的他相信，唯独不相信自己的女儿，凭那么一封短短的书信，就割断了一切骨肉之情。二十年来，他渴望着有这么一天，女儿在追悔往事的同时，以抖索的双手接过信笺，热泪盈眶地对他说：

“阿爸，原谅你无知的女儿吧！……”这是可能的，为什么不可能呢？她是自己的女儿，确确实实是自己的女儿。难道世界上竟有一种信仰的力量，能将父女隔绝，能使亲人反目？没有，当然没有。

就在贡布达杰心神不宁、思绪万千的时候，一位四十岁

左右的俏丽女人，披件草绿色军用雨衣，卷着裤腿，推辆自行车经过此处。一双泡沫高跟鞋停住了！女人明亮的富有诱惑力的目光，跟贡布达杰混浊而昏暗的目光相遇。那女人浑身一震，惊讶地张张嘴，但不等“啊”字出口，便推车匆匆走开了。记忆，毕竟是顽强的，富有生命力的，尤其是深沉而无法冲淡的记忆。女人走出车站铁栅大门，立即靠墙停住车子，远远地回头望着贡布达杰，心脏不可抑制地猛跳起来：“是他？当真是他？这个狗不吃的臭骨尸，又回来了！”

当感情上无法接受的东西，业已成为事实，而且强迫你必须接受的时候，内心该是多么痛苦！此刻，推自行车的女人，完全失去了自制力。从她看到贡布达杰的第一眼开始，平静而满蓄温情的胸膛，顿时掀起难以平静的波涛。她呆立在铁门边，久久地一动不动。呼吸变得急促起来，胸脯在起伏着，两汪湖水般的眼睛，死盯着前方柏油马路上的灯光，仿佛要看穿它似的。雨越下越大，水珠儿顺着湿碌碌的雨衣流下来，落在半截匀称而白皙的小腿上。忽然，她轻轻地咬着牙，目光化为火辣辣的光焰，象迸出地壳的滚烫的岩浆一般，直喷向贡布达杰。她嘴里喃喃自语：“是的，他竟然向组织发报，让我去接他……贡布达杰大头人，死了这份心吧！已经冲出囚笼的鸟儿，决不会再回到笼子里去。”

贡布达杰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女人，待吃饱糌粑，他便蹒跚地走出站门。肚里填了食物，他的精神好多了。仿佛不曾看见门边那个女人似的，他的目光望着前方，直朝灯光明亮的地方走去！他一瘸一拐，走得那样缓慢，那样无力。不知

是因为携带了东西的缘故，还是他本来就有些佝偻，从背后看上去，他的脊背驼得很厉害，瘦弱的身影就象一个幽灵。他不停地朝前走，依旧按照老样子，提着小小的行李卷，肩膀上搭着毛织的褡裢，摇摇晃晃地走着，走着，直到消失在一片烟雨之中。

那女人还呆立在铁门边，以失神的目光望着马路。不过，她好象突然患了重病似的，感到身体有些支撑不住了。她摇晃着，两手扶住了自行车的坐垫。脑袋直往下沉，半个身子伏在车座上。许久，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，然后推车走上宽阔的马路。

马路笔直，平展；两排路灯眨着眼睛，延伸向远方。这是一座新兴的草原城镇，路两旁的屋舍建筑，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，一排又一排，鳞次栉比。在明亮的灯光下，高大的建筑物，在马路上投下一道道阴影。由于落雨的原因，路上行人稀少，整个城镇显得寂寞而冷落。这时，一群驮运羊毛捆子的牦牛，急急地穿过雨雾，气喘吁吁地从女人眼前走过。赶牛人心急火燎，连连“嘘”着口哨，吆赶东蹦西窜的牛群。正是交售羊毛的季节，可恶的雨水误了路程，又将羊毛捆子全都打湿；看来，非得在首府耽误几天不可。赶牛人怎不心焦！离牦牛驮队不远，一对老夫妻带着一条敏捷、机警的猎狗，迈着碎步走来。他们根本不在乎茫茫烟雨、满地泥泞，满有兴致地观赏自治州首府大街的灯光、建筑群，并不断发出“唏！嘘！”的感叹。明眼人可以看出，他们是从老远的地方赶来的牧人，初次上州府，一切都感到新鲜和好奇。这时，推自行车的女人骑上车子，飞快地从老夫妇身边驰过，

又绕过满路横冲直撞的牦牛驮队。不料，这时自行车链条脱落，她只好跳下车来。倒霉，链条断了！“时间太久，磨损太厉害，终于断了！”她喃喃自语着。要把链条接起来，太费时了；可不接又怎么办？她只好动手收拾车子。那无法消除的记忆，还在她脑际萦回：“……这个狗不吃的臭骨尸，没有扔在异乡，却又回来了！真可笑，他竟然向组织发报，要我去接他……”

女人反复想着，觉得脑子里乱哄哄的，象被人击了一棍似的。车子终于修好了，她又骑了上去！耽误这么长时间，使她哭笑不得。脚下，车轮蹬得飞快，“哗——”溅起一道水柱，兜风的雨衣也鼓得老高。她蹬得十分吃力，呼呼地喘着气。路灯强烈的光线，照出她失去血色的脸。那苍白的脸，毫无表情，看上去就象害重病一样。可是有谁知道，此刻她胸中正有一团火在燃烧，燃烧……

她是谁？跟贡布达杰有什么瓜葛？为什么这样怕见到他？而他却偏要给组织发报要她去接他？

她，就是贡布达杰的女儿巴薇措。

世上多少事，在意料之外，却在情理之中。贡布达杰不指望巴薇措去接他，以慰藉那颗衰老的心灵，又指望谁呢？家庭，他不敢想象。二十年啊！草原上的邦锦花，春华秋实几度？鬼知道家庭成了什么样子。早已杳无音信的家庭，除了巴薇措，幸存者还会有谁呢？

冒着越下越大的秋雨，巴薇措终于吃力地赶到了家里。天哪！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贡布达杰已捷足先登——这阵儿正端坐在红丝绒沙发里。她的丈夫陈立纲满面笑容，

同他侃侃叙谈。屋子里，弥漫着烟雾和酒味儿。她不禁呆住了！

巴薇措怔怔地站在门边，搓着手，不知该怎么办。

二

巴薇措是党的恩泽哺育的一代藏族新人。听人说，她的阿妈是卑贱的奴隶，可她一点儿也不知道。从她懂事的时候起，阿妈便在部落里消逝了。早先还听人说起过她，后来呢？就连议论也消声匿迹了！还打听这些干什么？那毕竟是遥远的往事了。作为卑贱的奴隶的女儿，在她的身体里，却又混流着奴隶主的血液。纷繁的生活之谜，往往不是一目了然的。也许，这就是她过早地失去母爱，甚至酿成家庭悲剧的主要原因吧！后来，当她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，便毅然和家庭决裂，割断了一切联系。这是必然的。为什么她不能和家庭决裂？一个不幸的家庭，罩在子女心上的阴影是很浓重的呀！

同草原上许许多多翻身牧民一样，巴薇措的心田里蓄满阳光，脑际铭刻着党的恩情。不用说，这也就是她十多年来区别善恶，衡量自己言行的准绳。千流总须归海，人心向着太阳。她业已迈进中年，肌肤丰满的微微发胖的躯体里，每一根血管和神经都渗透着藏家人的美德。她善良、温顺、忠实、积极，只要是党的号召，除了倾注满腔热忱去工作、去战斗之外，她不知道还应该打什么折扣。也许，这就是上级党委让她担任组织部门领导职务的重要原因。在党的县委机

关里，她当然算不上德高望重。但凭女性所特有的那种甜滋滋的热情，和那待同志亲如一家、关怀细致入微的态度，还有公正无私的品格，感染着周围的男女同事，赢得了大伙的一致称赞。她处事冷静、沉着，即使对方暴跳如雷，她也总是带着仿佛生来就有的微笑，眨着一双乌黑而又明亮的眼睛，听你把话讲完。这一点，就连她的丈夫、县委书记陈立纲，也不得不佩服。

贡布达杰能够释放归来，出乎巴薇措的意料。这个早已从心里抹掉的名字和形象，如今这样实实在在地闯进她的生活中来了。她的意志和信念，正经受一次严峻的考验。她觉得有满腹的话，要向党倾诉。这些话，一下子涌上她的心头，使她无法平静。要想压抑翻腾的感情，多么难啊！她咬着嘴唇，久久地沉默着。沉默，有时是最大的愤怒和抗议。她脱下水渍四溅的雨衣，端盆水洗着泥泞的双脚，耳朵却听着里屋的谈话。通向里屋的门微闭着，那是巴薇措自己关上的。她不想见到贡布达杰——那位不速之客。确切地说，她厌恶他，痛恨他。自己自小失去母爱，为什么？难道不是他的过错？谁要说不是，他就是奴隶主的叭儿狗！

“……不瞒你说，我向省委统战部反映过，也写过申诉材料。我想，既然过去已经付出了代价，为什么今天就不能明辨是非？社会趋向进步，人类走向文明。难道我们还……”苍老而又低沉的声音，象乳牛发情期的敖日麻^①的咽咽叫声。这声音，唤起巴薇措的许多回忆。它一度是熟悉的，沉浸着

① 敖日麻——藏语，果洛方言：种公牛。

人类天性的仁慈与博爱。可现在，它变得如此遥远、陌生，与巴薇措善良的心灵格格不入。流逝的岁月啊！你给人们留下了什么？

“这些情况，州委领导给我打过招呼。”这是陈立纲的声音，坦然的，又是意味深长的。“请你相信这一点：一个有能力领导九亿人口进行伟大事业的政党，既然能冲破艰难险阻，夺得革命的初步胜利，必然有勇气承认错误，纠正错误，以实现自己最终的理想。错误和挫折，一定会使我们变得聪明起来！”

巴薇措明白了他们交谈的话题。不知为什么，心脏蹦蹦乱跳起来，失去了均匀的节奏。可是，屋里又沉默了！巴薇措听到斟酒和敬酒的声音——丈夫在为贡布达杰洗尘呢！很难确切地表达巴薇措此时的心情。她想愤怒地呐喊，想大声地呼唤，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，以便把心头的怨恨和积愤驱散开去。

她觉得好象钻进了炎夏的牛圈，闷热、窒息、烦躁、恶心。牛虻在耳边嗡嗡直叫，叫得她头昏脑胀，心乱如麻。于是，那些久远的记忆又被唤醒，她的眼前又浮现出广袤的草原，欢蹦的牛羊，巍巍的峰峦，汨汨的河流；浮现出帐篷、头人、奴隶、皮鞭……她再也无法沉默。她挺起胸来，轻轻理着一绺鬓发，推开了里屋门。

霎时间，空气停止了流通，仿佛凝固了一般。但是，它正孕育着一团滚沸的岩浆，等待着可怕的爆发。一秒，两秒，三秒……贡布达杰揉揉昏花的眼睛，终于看清了进屋的人。她是巴薇措，是自己的至亲骨肉啊！他激动、喜悦、亢

奋、快活得整个身子都在颤抖。可是，当他发现巴薇措那冷若冰霜的脸和火辣辣的目光时，他的脸色陡然起了变化。那埋藏在心底的希望，火星儿似的轻轻一跳，熄灭了！是的，巴薇措不再是他记忆中那个稚气的小姑娘，而是共产党的一个县委组织部长。她变了！变得陌生、遥远了。突然，贡布达杰两手捂住脸，呜呜地哭了！纵横的老泪，从那刻满岁月皱纹的脸颊上滚落下来，沿着粗糙的手指缝滴落在衣襟上。

“巴薇措，我的孩子……”贡布达杰泪雨如注，再也说不下去了，孩子般地放声痛哭起来。去时壮如牛，归来两鬓霜。更可怕的是，自己的骨肉竟如此对待他。他以绝望的目光望着巴薇措，心情异常沉重。

巴薇措站在窗前，身子靠着一尘不染的写字台，象一尊端庄、秀丽的女性塑像。看不见她的脸。在那披肩、卷曲的一头黑发下，匀称细腻的颈项，显得洁白而丰满。她的体质与皮肤，跟长年累月生活在草滩上的藏族姑娘相比，显然已有了很大差异。一盆盛开的秋菊，在窗纱上留下一道阴影，同女主人亭亭玉立的身影叠在一起。是的，她已经不是二十年前的小姑娘了。紊乱而颤动的心弦，象顿姆曲河水的浪花，一闪过去了！巴薇措的思绪又恢复了平静。良久，她回过头来望着贡布达杰，以嘲讽的口吻说：“大头人，如果你已经忘记，我提醒你记住我写给你的信。冲出牢笼的小鸟，决不会再掉回头来！”

受到这沉重的一击，贡布达杰颤栗了一下，将伸进怀里的右手又抽回来。他那象晒干的牛皮似的脸抽搐了，嘴唇噙

动着：“难道，今天……你还……你能忍心这么做，当然可以。一片无心肝的树叶，离了树枝不回头。这样的事多啦！可是……”老松树枝儿不怕严霜。他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，又平静地说下去：“今天，我不是认女儿来的。天亮的时候，心上的阴云自然会消散。如果二十年的冤狱，还不能擦亮我们的眼睛，那太可惜了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站起身来准备要走：“我要求党为我落实政策！”

“嗯！落实政策？”巴薇措冷笑了一声，猛地扬起头颅，大声疾呼地说：“党给你落实政策？大头人，星体不能倒转，江河不会逆流。你想官复原职，再当副县长？那只能是做梦！”她讲得激昂、慷慨，每句话都包含着酸辛、苦痛和愤怒，目光象穿透人心的两支利剑；继而，两眶泪水哗地喷涌出来。她想起了身为奴隶的母亲。可怜的母亲哟！现在贡布达杰要求为他落实政策，你哪？可怜的阿妈，谁来为你洗刷这数十年的奇耻大辱呀！

这情景，使人目不忍睹。饱经忧患的父女相逢在此时，按理说是件欣慰的事情。可是，历史的悲剧，是不能用一两句话讲得清楚的。陈立纲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，说不是，不说也不是。他该讲什么？应责备谁呢？父女俩都有难言的苦衷，彼此间隔着深深的鸿沟。冤案没有查清，家庭往事细节不明，他怎么秉公论断呢？为了息事宁人，出于对老人的敬重，他责备了自己的妻子。“巴薇措，冷静一点！你怎么能这样讲？就算他不是阿爸，对待人民群众的来访，也不能这样呀！”

巴薇措无语，伏在床沿上啜泣。一只小花猫窜上床去，

在她身边又是“念经”，又是摇尾乞怜。突然，它“咪呜”叫了一声。巴薇措心里烦极了，一巴掌将小花猫打下床去。

贡布达杰沉默着。无言的沉默，掩盖着心底的波澜。一道痛苦的痕迹，象天边浮动的流云似的，很快掠过那刻有鱼尾纹的眼角。巴薇措的一番话，勾起他埋藏在心里的隐痛。家庭的往事，眼下勿须向她解释，终有讲清的一天。让她自己明白过来，或者，让她母亲亲口讲出来更好，如果她还在世的话。因为有许多话，做父亲的是无法告诉女儿的。家庭悲剧的铸成，他明白自己应该承担多少责任。想不到它投在孩子心灵深处的阴影，竟会无法抹掉。这痛苦折磨着他。眼下，他不得不避开这一点。二十年来压在心上的另一块石头，比这要沉重得多呀！

“如果我的要求不算过份，请作考虑。”贡布达杰又重新坐在沙发里，严肃而沉痛地说。显然，他已经完全站在上访者的立场，同县委领导人谈话了。“看见寿衣就想死的人，的确有，今后也不会绝迹。我不是那种人，做官不是我的本愿。二十年前你们让我做官，以后又将我一脚踢开，我明白为什么！你们做过的事，心里总该有个谱吧？俗话说，一朝被蛇咬，三年怕草绳。难道我的头那么大，还想重新混入官场？还想重新统治二十年前的奴隶？不！绝不！我所以旧话重提，只想澄清尘起的原因，辨明云行的方向，落一个清白身名，不致于让这把老骨头死后无神鹰餐食。”说到这里，贡布达杰舔舔干燥的嘴唇，讨了一杯热茶。也许，话犹未尽，杯子到了嘴边又放了下来：“扪心自问，谁能没有过错？一个人，一个政党，都不会例外。但如果知错改错，就

是天理良心的发现，就是人格伟大的表现。做了亏心事的人，自己会惭愧，会自责的。我老了！趁未死放出来，呼吸一口草原上的空气，喝一碗故乡的奶茶，也就心满意足，死而无怨了。”

贡布达杰讲了些什么，巴薇措一句也没听进去。她沉浸在往事的回忆和失去母亲的悲痛中。听人讲，离乡背井的阿妈，死在异乡尘土飘浮的路上；又有人说，不幸的阿妈还活着，说她死了是假的。不过，她活着，跟死去差不多。爱情的创伤折磨着她，而这，是永远无法愈合的。几十年过去了，这些被岁月的流水冲淡了的往事，今天又重新提起，巴薇措心如刀绞。她盯着贡布达杰，恨得咬牙切齿，身子在微微颤抖：“你应该知足！政府宽大你，并不意味着无罪。不杀你，就是给出路，就是落实政策！”

“巴薇措，有罪无罪，不在言辞强硬，应该用事实讲话！”老人表现得很镇静。他忍受住了一切，没有向巴薇措流露怨恨。

“罪证如山。历史早已下了结论。”巴薇措脸色惨白，声音颤抖。

“历史，有时是一个无耻的骗子！”陈立纲忍不住插言说。巴薇措生这么大的气，他还是第一次看到。她，未必全部明了往事的来龙去脉。他依稀知道，从她懂事的时候起，她的母亲便离开贡布达杰，同部落的一个奴隶成了家。巴薇措是在贡布达杰身边长大的。当年，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岁月，陈立纲支持她，同头人父亲划清界限。然而，时间毕竟过去了二十年，贡布达杰是无罪释放的，而且正待落实历史

遗案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全不念及父女情分和哺育的恩情，就显得过分了！“过早的结论，有时会使人追悔莫及，无异于自己打自己的耳光。”陈立纲深思熟虑地说。他爱自己的妻子，但她毕竟不够十分成熟，起码在贡布达杰问题上，有点感情用事！应该提醒她，何况案子还要交她主办呢！

“我——”巴薇措一拳砸在床沿上，目光火辣辣地望着贡布达杰，一句话也讲不出来。

“巴薇措，我的孩子，”贡布达杰悲哀地叫着，低下头，将泪水往肚里咽。“你用这样的目光看我，也许，以后会懊悔的。”老人是个倔强的人。当他知道，痛心的泪水已无法唤起女儿的怜悯时，他变得坚强起来，面向陈立纲，按自己的思路讲完他觉得应该讲的话。那面容始终是平静的，微露和蔼友好的笑意。

“仇杀是我们挑起的，难道你们一点责任也没有？历史无情，真象终要大白，就象雪里埋不住死尸一样。好了，我该走了！”贡布达杰起身收拾他的东西。跟走出车站时的情景一样，手提行李卷，肩上搭着褡裢，摇摇晃晃地走出屋去。

雨还在淅沥淅沥地落着，地面泥泞不堪。贡布达杰站在雨水里，突然转过身来，声音激动地说：“巴薇措，还记得那个酥油盒吧？如果它不曾丢失，我求你还给我。唉！如果你明了它的来历，就不会这样责备我了。”说完，摇摇晃晃地走了。

老人是无法挽留的。陈立纲给招待所挂了电话。突然，他若有所思地问巴薇措：“酥油盒在哪里？”